

老门市的烟火

文/松和忠



▲ 20 世纪 80 年代的门市（资料图）

记忆掠过百灵庙镇错落的街巷，卷起道边细碎的尘土，新式楼房鳞次栉比，商铺的霓虹灯昼夜闪烁，超市、便利店、果蔬店沿着主干道一字排开，非常热闹。可若是放慢脚步，避开人声鼎沸的主街，往老城区纵深走几百米，穿过几道爬满旱柳的窄巷，一栋低矮朴素的平房便静静地立在街角，不张扬，不夺目，唯一一扇褪色泛黄的木门，牢牢锁住一段沉淀了数十年的市井记忆。这便是镇上仅存的老门市，被岁月搁置在繁华之外，独自守着一屋子早已散去的人间烟火。人称“黄门市部”。

木门的黄早已不是当年鲜亮的暖漆色。几十年日晒雨淋，春夏风沙侵蚀，冬日寒霜冻结，表层油漆层层剥落，露出底下深浅不一的原木纹路，边角处磕碰出深浅不一的坑洼，几道细密裂痕顺着门框蜿蜒伸展，像老人掌心纵横交错的皱纹。门框两侧原本贴着喜庆的对联，纸页早已风化碎裂，只余下淡淡的红印依附在墙面，模糊得辨不出一字一句。厚重的木栓静静横在门后，许久不曾拔起，门锁生了一层薄锈，轻轻触碰，便会落下细碎褐色锈末。一扇门，隔开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：门外是日新月异的现代小镇，车来人往，行色匆匆；门内封存着完整的 20 世纪 80 年代图景，糖甜茶香，人声喧哗，所有朴素温热的日常，都被牢牢关在这方寸老屋之中。

回溯 20 世纪 80 年代，百灵庙镇的生活节奏缓慢，没有连锁超市，家家户户的柴米油盐、零食烟酒，多依托沿街为数不多的国营、集体门市。这间老门市便是彼时镇上一处热闹的社交场所，扎根老街中心，是方圆几里居民心中无可替代的小天地。那时每日天刚蒙蒙亮，售货员便会推开这扇黄木门，用抹布细细擦拭木质柜台，清扫地面散落的纸屑糖纸，将货架上的货品一一归置整齐。随着木门“吱呀”一声敞开，整间屋子便慢慢苏醒，独属于老式门市的复合香气，顺着门缝飘向整条街巷，勾着街坊邻里的心。

最先闻到的是清甜的糖果香气。靠墙立着一排玻璃密封罐，擦得透亮，罐子里装着各式水果硬糖、奶糖、橘子软糖，糖身裹着彩色糖纸，阳光透过玻璃窗落在罐身上，折射出细碎斑斓的光。逢年过节，货架上还会摆上酥皮点心、水果酥，油纸包裹的糕点堆叠成小山，浓郁麦香混着蜜糖气息，甜而不腻，在空气里久久不散。镇上的孩童是这间门市最忠实的常客，每日放学铃声一响，孩子们手里攥着几分、几毛零钱，

呼啦啦挤到柜台前，踮起脚尖扒着木柜边缘，眼睛亮晶晶地盯着玻璃罐。有人只买一颗硬糖，剥开糖纸含在嘴里，一路甜滋滋走回家。家境稍宽裕些的孩子，会选一小块糕点，几人分食，一小块点心便能换来一路追逐打闹的欢笑。若是谁家喜事、孩童过生日，大人便会拎着布袋前来，称上几斤糖果糕点，带回家里分给亲友，甜香顺着布袋蔓延。

糖果甜意之外，醇厚的茶香是门市里不变的底色。柜台侧边常年摆着一只粗陶大茶桶，里面泡着大叶花茶，汤色浅黄，滋味清润回甘。柜台前安置了两条长木凳，劳作间隙的街坊总爱坐在此处歇脚。镇上工厂下班的工人，结伴拐进门市，端起粗瓷大碗一饮而尽，消解整日劳作的疲惫；独居的老人无事便来小坐，捧着热茶与售货员闲谈，消磨漫长午后。粗瓷茶杯上常年氤氲着温热水汽，茶香萦绕在低矮屋顶，冲淡生活里琐碎的辛苦。没有精致茶具，没有名贵茶叶，一碗朴素花茶，便能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，陌生和隔阂在袅袅热气中消散，只剩下邻里间不加修饰的熟稔。

货架另一侧整齐码放着各类烟酒，构成市井气息里最沉稳的底色。玻璃橱窗内摆着平价瓶装白酒、纸包香烟，包装朴素简单，没有繁复设计，却是当年家家户户待客、日常消遣的必需品。逢年过节走亲访友，一提酒、一条烟，便是拿得出手的体面伴手礼。家中来客，主人总会专程来门市买一包烟、一瓶酒，摆上桌招待亲朋。

白日里，歇脚的中年男人坐在木凳上，点一支烟，烟雾缓缓升腾，伴着热茶与闲话，聊镇上琐事、各家儿女近况。烟酒的微醺气息，混合糖果的

清甜、花茶的温润，糅合成当时最真实的人间味道，不精致，不奢华，却充满踏实鲜活的烟火气。

这间小小的门市，从来不只是买卖货物的商铺，更是全镇街坊自发聚集的温情据点。彼时邻里之间日常交流全靠面对面闲谈，这间门市便是天然的消息集散处。清晨买菜路过的大娘，放下菜篮便和店主唠起街坊家事，谁家孩子考上中学，谁家添了新丁，谁家准备修缮房屋，大大小小的家常细碎，都在这里随口交谈。正午时分，顾客络绎不绝，挤在狭窄店内，交换乡间见闻，讨论粮食市价。傍晚暮色四合，忙碌一天的居民陆续登门，买一包盐、一瓶酱油、几块糖果，顺带停下脚步，与身边邻里寒暄几句。

不大的店面常年人声鼎沸，孩童嬉闹声、大人闲谈声、询价声、木门开合的吱呀声层层交织，凑成一曲鲜活热闹的市井小调。人与人之间相处简单纯粹，没有生疏客套，碰面便能搭话，谁家遇上难处，众人随口宽慰。谁家遇上喜事，满店人一同道贺。窄窄一间平房，容纳着全镇最朴素的温情，细碎平凡的日常在此汇聚，每一缕气息、每一声笑语，都镌刻着那个年代独有的温柔。彼时无人知晓，这般日日如常的热闹光景，终有一日会缓缓落幕，只留一扇黄门独自回望过往。

时代浪潮滚滚向前，小镇发展一日千里。20 世纪 90 年代后期，新式个体商铺陆续开张，宽敞明亮的大型超市入驻镇区，商品琳琅满目，货架整齐洁净，自助选购、便捷支付取代老式柜台交易。新式门店交通便利、货品齐全，吸引了绝大多数居民的目光，来往人流渐渐不再踏足这条老街巷里的门市。起

初只是客流量减少，后来登门的客人寥寥无几，再往后，整间门市彻底冷清下来。

不知是哪一个寻常秋日，售货员最后一次推开那扇熟悉的黄木门，清点完货架剩余货品，擦干净陪伴自己多年的木质柜台，缓缓合上木门，插上厚重木栓。自那天起，持续了若干年的喧嚣彻底消散，往日敞开的门市，就此闲置，沸腾的市井烟火，被一道木门尽数封存。

岁月悄无声息流转，一晃便是许多年。如今再站在老门市门前，周遭早已物是人非。当年结伴买糖的孩童，早已长大成人，成家立业，奔波于生活；时常坐在这里喝茶闲谈的老人，许多已然离世；曾经喧闹拥挤的老街，行人稀疏，两侧旧房大多翻新重建，唯有这间门市保留着旧时原貌，在日新月异的城镇里显得格格不入。

伸手轻触斑驳泛黄的木门，粗糙木面带着微凉的触感，指尖划过剥落的漆皮，过往鲜活的画面不受控制地涌入脑海：玻璃罐里色彩缤纷的糖果、冒着热气的粗陶茶桶、木凳上闲谈的街坊、孩童清脆的笑闹、满屋交织的甜香茶香……一切清晰如昨，仿佛昨日还人声鼎沸，转瞬便归于死寂。推不开的木门隔绝了时光，屋内积起一层薄薄尘埃，空荡荡的柜台静置原地，曾经摆满货品的货架空空荡荡，粗瓷茶杯随意摆在角落，蒙着一层灰，再无人斟茶落座；盛放糖果的玻璃罐倒扣在台面，再也不会装满甜滋滋的硬糖；烟酒货架早已清空，再无烟气酒香缓缓飘散。阳光透过狭小玻璃窗斜斜照进屋内，光柱里浮动漫天浮尘，安静得能听见风吹过屋檐的轻响，往日的繁华彻底落幕，只余下满屋沉寂，无声诉说逝去的岁月。

路过的年轻人大多只是匆匆一瞥，不解这般陈旧破败的老屋为何静静伫立街角，更不会知晓这扇黄门背后藏着一整代人的青春与生活；唯有镇上土生土长的中老年人，途经此处总会停下脚步，驻足凝望许久，眼底漫开淡淡的怅然。他们清楚记得年少时攥着零钱跑来买糖的欢喜，记得劳作后一碗热茶消解疲惫的舒畅，记得街坊邻里围坐闲谈的温暖。这间老门市承载着他们完整的少年、青年时光，是心底无法割舍的精神故土。

小镇的发展从未停下脚步，崭新楼宇不断修建，新式商铺遍地开花，层出不穷的新鲜事物填满人们的生活，便捷、高效成为日常的旋律。老式门市、柜台交易、邻里围坐闲谈的慢生活，慢慢退出大众视野，变成泛黄记忆里独有的风景。太多承载旧日时光的老建筑被拆除重建，唯有这间藏在百灵庙镇老街的门市部有幸保存至今，成为小镇为数不多的 20 世纪 80 年代市井遗存之一。

站在老屋门前久久伫立，看风吹动墙角干枯的杂草，看阳光在黄木门上缓缓移动，心中生出无限柔软期许。世间万物总抵不过岁月侵蚀，旧房会破败，木门会腐朽，旧时光会渐行渐远，无数珍贵的市井记忆，极易在时代变迁中消散无踪。我只由衷祈愿时光能够多几分温柔，放缓侵蚀这座老屋的脚步，好好守护这一扇斑驳泛黄的木门，守护门内封存的烟火旧事。

愿风沙轻一点，寒霜淡一点，不要轻易剥落木门仅存的漆色，不要摧垮这间低矮平房；愿小镇能够善待这处珍贵的旧时光遗存，留住这一抹沉淀岁月的旧色，不必翻新改造，让老屋维持原本模样，长久伫立在老街巷深处。不必日日人声鼎沸，不必重启商铺迎来送往，只愿它静静留存，成为一座无声的时光纪念馆。

多年之后，后辈途经此处，透过斑驳黄门，尚能窥见 20 世纪 80 年代老百姓的生活图景，知晓曾经有一种缓慢温热的日子，满是糖果甜香、清茶暖意与邻里温情；知晓从前人与人之间少有隔阂，一间小小的门市，便能盛满整座小镇的人间热闹。

一扇黄门，锁住一段逝去的时光；一间老门市，盛放一代人的烟火记忆。百灵庙镇日新月异，向前奔赴崭新未来，而这间隐匿于老街的老屋，守着属于 20 世纪 80 年代的温柔过往，静静安放一代人的乡愁与怀念。